好莱坞浪漫爱情喜剧《摘金奇缘》日前在中国上映。该片是北美近10年来票房最高的浪漫爱情喜剧。然而,这部讲述亚裔故事的影片在中国却遭遇“水土不服”,票房表现平平,观众口碑很一般。

在北美成票房收割机,中国观众却不感冒

好莱坞爆款为什么水土不服

北美近10年票房最高的爱情喜剧

《摘金奇缘》自8月15日在北美上映后,便开启票房、口碑收割模式。上映首周,电影便以3400万美元的票房赢得开门红,成功问鼎北美周末票房榜冠军宝座。此后,影片票房节节攀升,连续三个周末蝉联北美周末票房榜冠军。截至目前,影片全球票房已突破2.3亿美元。这个成绩让《摘金奇缘》成为北美最近10年来票房最高的浪漫爱情喜剧。

不仅票房成绩亮眼,《摘金奇缘》还斩获超强口碑,其网络好评度高达92%,是今年北美市场的一部“爆款”之作。

导演朱浩伟表示:“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亚裔,当初我第一次回到亚洲时,感受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,就像自身被撕裂成两部分一样。但我也在这里发现了自己全新的一面,我希望可以在电影里展现出我经历的这些东西。”

杨紫琼同样认为影片“会让每个人都产生共鸣”。她认为,她饰演的婆婆的强势并非因为儿子与准媳妇之间的贫富悬殊,“而是瑞秋不懂在一个传统的东方家庭里应该做什么。婆婆希望瑞秋可以像自己一样,做一个在丈夫背后默默支持的女人,但瑞秋显然没有做好准备”。

主打亚裔元素是最大亮点

作为好莱坞继《喜福会》之后25年来第一部讲述亚裔故事并全部由亚裔主创人员创作、亚裔演员出演的主流大片,《摘金奇缘》的成功可谓一次历史性的突破。

无论是杨紫琼、卢燕,还是片中所展现的包饺子、东方婚礼等,都是观众熟悉的中国元素。而影片的导演朱浩伟以及原著小说作者关凯文均是新加坡的华裔。影片改编自关凯文的同名小说,原著被翻译成超过20种语言,是绝对的全球畅销书。

主打亚裔元素,是《摘金奇缘》的一大亮点。《摘金奇缘》讲述了一场浪漫爱情之旅——瑞秋·朱跟随热恋中的男友尼克·杨前往新加坡参加好友科林和阿拉敏塔的婚礼,发现男友家境十分优越,这令普通家庭出身的瑞秋倍感压力,而两人间巨大的贫富差距也让男友的母亲颇为不满。《摘金奇缘》展现了东方的传统文化,同时也更深层次地剖析了东西方文化的区别,而影片中最核心的戏剧冲突也正是来源于此。

缺乏中国观众喜欢的文化基因

然而,这部电影却让中国观众不“感冒”。截至记者发稿时,影片在中国的票房尚不足千万,与北美票房形成天壤之别。

有著名影评人指出,与此前在国内获得票房胜利的《前任3》《失恋33天》相比,《摘金奇缘》缺乏让中国观众喜欢的文化基因,是该片票房惨败的关键原因。

从普通观众层面来看,《摘金奇缘》收获的评价也有褒有贬。喜欢的观众认为,影片的娱乐性十足,笑点密集,导演讲故事的方法成熟,笑点和泪点都恰到好处。

不喜欢的观众则吐槽剧情过于老套:“都2018年了还在拍‘灰姑娘’的故事?”“婆媳大战已经被很多电视剧拍烂了。”也有观众认为,尽管影片拍的是华人的故事,但还是有差异:“虽然表面上讲的是一个亚裔故事,其实骨子里还是个美式小妞电影,就像片中的女主角,表面上看是东方人,但其实她是纽约人,骨子里的文化都是西方思维。”

(黄岸)

2018年山东文学奖出炉

本报讯 12月1日,“东阿阿胶杯·山东文学奖”在东阿揭晓。王秀梅、安宁等作家分别获得优秀中篇小说奖、优秀短篇小说奖、优秀散文奖、优秀诗歌奖和文学新人奖。

本次山东文学奖邀请著名作家、评论家李敬泽、施战军等担任评委,评委会对今年刊发在《山东文学》的优秀作品进行了认真评选,同时大力扶持文学新人。已创刊68年的《山东文学》杂志是我省乃至全国创刊最早、历史最长的文学期刊之一,推出了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文学作品,为山东文学事业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一切不动声色都奠基在惊涛骇浪之上

天天娱评

□火锅

昨天看了一部中国北方乡村的小制作公路片《过昭关》。这几年小制作文艺片看得太多,大部分令人失望,这部片子却从第一个镜头就抓住了我,它所选择的这个村庄,和我的老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,人们所操的方言,也非常类似。片子里的李福长老人让我想起我见过的许多老人,特别是我姥娘。这部片子给我这样的人一种难得的沉浸感、回归感,然而它的好并不止于地域上的亲近,它讲的是整个中国的乡土代系传承、人在大半个世纪中仓皇茫然的穿行以及面对死亡时最终所修成的“大善”。

这个电影完成了父子三代的代系传承。中国式的父子关系一向可称恐怖,不但零沟通、从不表达情感,儿子对父亲还要绝对服从,父亲对儿子有生杀予夺之权。《红楼梦》中,贾宝玉万千宠爱于一身,但是贾政可以往死里棒打他,连贾母和王夫人的哀求都没有用处。《过昭关》里也穿插着老人的大爷一家的惨剧:大爷因为自己二儿子的一句让大儿子背锅的谎言,打了大儿子一个耳光,大儿子一气之下喝了农药,到大街上骂他爸爸:俺爹他最能了,我都结婚生孩子了,他进屋啥也不说给我一耳刮子……他并不想死,他只敢用这种方法抗议,来申明自己也有尊严。可惜还没被送到医院就死了。

这个故事我感到十分熟悉,因为某种程度上,我姥爷的父亲也是被他父亲打死的。他已经结婚了,有了我姥爷,他父亲还是动辄大棒子打他。为了不再挨打,他逃出家门,胡乱投了不知道哪家军阀的队伍,胡乱地死在某一场攻城战里。

我姥爷的爷爷只有这一个儿子。他后悔吗?他没给任何人表达过这个意思,他仍旧粗暴、强悍、吃苦耐劳,带着儿子留下的孤儿寡母生活,把我姥爷带大。而在重孙辈的我妈妈眼里,他是一位慈祥仁爱的老人。

这种经典的中式父子关系,虽然可怕,却是客观存在。在《过昭关》里,这个关系模式松动、改变,甚至得到了弥补。

《过昭关》第一个镜头,是老人扛着梯子从景深处慢慢走出来。屋顶的瓦松了,漏雨,他得上房顶修一下。他把梯子架在屋檐下,谨慎地保证它架结实了,才一杠一杠地爬上去。然而他没能够解决屋顶的问题。片子结束的时候,他的儿子、大侄子、表亲侄子,一起嗨哟嗨地把他的屋顶彻底修好了。每个人的创伤都在慢慢生长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弥补。

“过昭关”是这部电影的名字,也可以是人生的高度总结。老人年轻时一一把逃不掉的苦头吃掉,终于来到暮年。人生就是这样一关一关地过,无数次像伍子胥一样进退两难、生死一线,但总也能够挣扎着活下去。年轻人也许不能够理解“过昭关”的苦痛,置换成打怪兽升级也许会好一些。但过了关之后要怎么样呢?也并不怎么样。电影的最后一个场景,下雪了。北方的旷野平坦,雪很容易就下成了棉被的样子。老人接到了老友去世的电话,打开大门,悠悠唱起老戏中的唱词:我好比哀哀长空雁,我好比龙游在浅滩,我好比鱼儿吞针线,我好比在波浪中失舵的舟船。这辈子的关是一个又一个地过了,“只剩下最后一个关”,然而,身处难中的那种仓皇和孤独,却只能将自己隐藏在伍子胥之后,通过他的角色唱戏唱出来。但毕竟也是无所谓了,磨难、痛苦、孤独,最后还不都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
按照公路电影的模式,这上路的一老一小一定会碰到三个以上的人。在这部电影里,他们分别是创业失败的钓鱼小伙子、拦不到车被困在路上的货车司机、独自在野外生活的养蜂老人。他们的存在讲述着现在的中国:发财梦,农村荒凉,老人孤独,往昔庞大的宗法社会已只剩夕阳下的背影。如何对待这些萍水相逢的人,是老人给自己孙子上的一课。在历经大半个世纪的苦难、离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,老人这一生最终所形成的人生于世的价值取向是“大善”。他仿佛处子一般信任所有的人,而每个人也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和给养。听起来他仿佛是一个布道者,但不是。他只是一个平常人,在平常的生死轮回中:孩子的牙掉了要赶紧捡起来扔到屋顶上去,老人的牙掉了,扔到地上就算了。

公路片是一种特别受欢迎的类型片,因为旅途是对生命过程的绝佳类比。大部分公路电影都有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,在片子的开始和结束,人物关系会发生彻底的改变,人物会得到升华。有野心的年轻人拍电影,总是从类型片开始而又在某种程度上解构类型片,或者赋予类型以个人风格化的痕迹。《过昭关》的导演霍猛是后者。他的这部公路片并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,人物在一开始已经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人生智慧的顶峰,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,人物关系也有了微妙的变化。他的某些故事的节点还显得青涩刻意,未能完全摆脱鸡汤的嫌疑。尽管如此,优点还是压倒性的:银幕上的一切不动声色,都奠基在惊涛骇浪之上,这让他的影像风轻云淡又极有张力,让他在温暖甚至温柔的现实主义风格中又暗含深刻和锐利。